

世界文豪译丛

THE TRANSLATION
SERIES OF WORLD
LITERARY GIANT



THE WORLD
SHOCKING
OF | WALL

华莱士 惊世之作 1

贵州人民出版社

吴正纲 郭先林 译



却普门报告

The Chapman Report

华莱士和他的畅销书

提起欧文·华莱士，人们的脑海里立即会浮现出一批又一批的畅销书，既有脍炙人口的《却普门报告》、《女妖岛》、《金房子》、《男人们》，也有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白宫黑幕》，甚至还有带有色情描写《玫瑰梦》、《圣床》等。

华莱士的书每部平均印数为448万册，总印数不下2亿册。有人说他是世界第2位最畅销作家，也有说他排名世界第3的，总之，华莱士雄踞世界畅销作家前列是毫无疑问的。

有趣的是，华莱士的妻子、儿子、女儿都从事创作，而且都是畅销书作家，全家好似一个专产畅销书的工厂。著名的《人民年鉴》、《世界之最大全》就是他一家制作的。

华莱士出身好莱坞，那里的艺术氛围，奠定了他雄厚的文学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莱士在美国军队服役时，就已经是一家杂志的随军记者。1942年，他被专门招募新兵的海军中将若罗德·里根所发现，将他正式调到海军总部，分派他到海军总部的新闻图片司任职，后来又调他到信号部队任职。在那里，华莱士开始写作教育片和创作带有倾向性的电影剧本。从事长达10年的电影剧本创作之后，华莱士于1958年放弃剧本创作，转而制作畅销小说。

1960年，华莱士以著名的《却普门报告》一炮走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创作了许多既畅销又获好评的优秀小说。其中不少可毫无愧色地立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却普门报告》堪称华莱士的第一代表作。它是根据50年代美国著名的性心理学家金赛对男女性行为的调查报告(The Kinsey report)而创作的。作品借三对男女的夫妻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调查，透视了美国已婚女人的性观念和性隐私，从而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只有伴随着爱，才成其为高尚的人类性爱。

《女妖岛》是华莱士又一部以性为主题的探索小说。作者从广袤海域

中寻找到一个尚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孤岛——即华莱士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华莱士向往的并不是陶渊明所憧憬的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而是这里原始的、自然的、赤裸的、毫无做作、毫无障碍的性行为。作者大概对西方现代的“性文明”过于厌倦,所以他向海洋深处寻找寄托,他终于找到了女妖岛,也为人类找到了又一个伊甸园。

对妓女和妓院的想法,可谓五花八门。在有的国家妓女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妓院是公开、正常营业的;而在大部分地方,妓院是藏在暗处,或者处在若明若暗之间。妓女和妓院的兴废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热门话题。华莱士以他的小说《金房子》加入了这场讨论的行列。

米娜姐妹在芝加哥开办了一家颇负盛名的妓院,名之曰“埃费雷俱乐部”,俱乐部里一间专门用来接待高级嫖客的房子,里面的一切用品,包括钢琴都全部用纯金制成,名曰“金房子”。

芝加哥市长为了实施他的所谓改革计划,更为了迎亨利亲王的来访,费尽心机查封了埃费雷俱乐部。并将米娜姐妹关进了牢房。然而,亨利亲王莅临芝加哥后,取消了一切社交应酬,只为了要逛一逛慕名已久的埃费雷俱乐部。市长和警察局长只得双双到牢房去请求米娜姐妹重探旧业,恢复埃费雷俱乐部的风采。

《白宫黑幕》以日益严重的美国犯罪活动为社会背景,描写了美国统治阶层内部对解决社会犯罪问题的两种不同政治观点和派别的斗争。作品以大量的事实描述了美国社会的犯罪危机,揭示了白宫和联邦调查局的黑色内幕。

华莱士的作品在世界各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作品在中国也引进了不少,但由于制作水平参差不齐,显得良莠不分。我们希望这辑华莱士系列的出版,对于中国读者正确理解华莱士及其作品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编译者

1994年6月6日

目 录

华莱士和他的畅销书	1
-----------------	---

第1章.....	1
----------	---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要打开一扇长期封闭的门户——美国妇女性生活的真实类型，以便……

第2章	40
-----------	----

却普门博士点了点头，“这一道附加题，是专为承认有婚外恋的已婚妇女设计的。”博士朗声读道……

第3章	73
-----------	----

两性中存在的最大误解之一就是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拥有类似或相同的冲动和感情。而实际上，虽然……

第4章.....	110
----------	-----

她吃惊地发现他没有做过环形切割手术，她还从未看过这种样子——她的丈夫、孩子、父亲都是犹太人——此刻……

第5章.....	145
----------	-----

我相信，女人之所以要她丈夫往往是因为，一整天来他都对地温柔、体贴、一心一意，于是……

第6章.....	174
----------	-----

那差不多早已淡忘的记忆，此刻在成年这清醒的精神状态下变得清晰明亮起来。不成熟时期做出的……

第7章..... 198

在接着的10分钟内,保尔继续探询她的婚姻生活时,她的心情逐渐和缓了。问到她的婚外恋关系时……

第8章..... 219

在繁忙而辛苦的对单身汉考察期间,霍拉斯使自己专心致志地工作,成功地把雷奥米从他的心中抹去。可是……

第9章..... 241

他感到自己与她之间存在着某种利害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不懂也不可能……

第10章 292

上个星期只有一天没有和他见面。她从来没有跟男人如此快地坠入情网,如此情投意合过。然而……

第11章 334

他来了,只穿了运动弹力短裤,这使他的腹部肌肉更加醒目。他拉下弹力短裤。把它踢到一边,完完全全……

第12章 363

她无可奈何地注视着他,像是被施了催眠术,脑海里是一幅难以置信的画面……

第13章 385

瞬息间,她从狂热的野性悬念中挣脱出来,脑海中闪过一缕人性的恐惧,吓得她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如果……

爱娃 433

第1章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要打开一扇长期封闭的门户——美国妇女性生活的真实类型，以便我们借助调查数据，科学地阐明让黑暗和无知统治了如此之久的人类生活的一个领域。我们希望，这一代以后的美国妇女将得益于我们的研究。

每天一趟，不迟不早在上午八点五十分，一辆长长的灰色游览车风尘仆仆，轰轰隆隆地开上夕照大道，进入人称“欧石南乡”的洛杉矶郊区。车上身穿制服的司机兼导游调整了一下他面前那只银白色的麦克风，用他催人欲睡的低音说了起来：“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成经过的就是欧石南乡……”

这番话没在乘客之中引起兴奋的骚动，他们二十分钟前刚离开贝弗利山和贝尔埃尔，饱览了影视界要人们那绚丽多姿的住宅，况且他们还游历过宾夕法尼亚、堪萨斯、乔治亚以及爱达荷州一些城市的风景区。至于欧石南乡嘛，他们听说——甚至在听说之前就已意识到——不会比那些地方更有奇趣异情。晃眼一看，欧石南乡平平常常，毫无特色，没有什么可向家人谈论的。

很多游客利用这个时间移动一下身子，揉揉脖子，点上烟，或者和邻座谈谈话，等着车子带他们去游玩更有诱惑力的太平洋和海上马立布浴场。但也有几个人——大多数是面嫩手老的女人，还是一个劲地盯着窗外，对郊区这种宁静雅致的田园风光暗中叫好，捉

摸着这儿居民的情况，设想着要是自己是其中一员，会是什么样子。

欧石南乡发展的几十年中，每天都有许多这样的车子走过。在这些匆匆过客的眼里，印象最深的总是这种表面的平静与平凡。确实，无论是导游指南上的介绍，还是实地一目了然的建筑，都只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似曾相识之感。洛杉矶的欧石南乡无异于芝加哥的“森林湖”和纽约城的“断岩谷”。

欧石南乡是大洛杉矶城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设有自己的自治机构。它的边界是由早先形形色色的实业家、房地产经纪人和后来那些无聊周报的编辑们乱七八糟地定下来的，因此极不规则。这个地区被公认为一个分区，面积八平方英里，位于弯弯曲曲的夕照大街两侧，东起“西林”，西到“太平岩”。

每天的游览车里，都有游客——主要是女客——从车窗口艳羡不已地观望欧石南乡的女性，还用自已的想象来丰富在游览车里没法看见的东西……

但是，生活当然不止是他们所见到的漂亮头巾、五颜六色的太阳镜、舒适宜人的汗衫和短裤，不止是进口的运动车和皮车套，也不止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篱、高大的树木和宽敞雅致的房子。因为在这里，生存要说容易，却常常困难重重。欧石南乡的一万四千居民中，很多虽是身逢盛世，但却度日维艰——对于羡慕这里生活的局外人，这是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

对于住在欧石南乡的大多数妇女来说，这里真正的生活气氛是空虚、单调、厌倦和迷惘，正如当地人私下里开玩笑所说的那样，她们经常躁动不安。这是美国已婚妇女的通病，但欧石南乡的女人们宁愿相信只有她们才是这样。不过她们很少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些，因此她们尽管有些心理上的躁动不安，物质生活却很丰富，这两者她们没法统一。

欧石南乡的女人在单身独处和充满渴求时，唯一的希望是结婚，舒舒服服的，以感情的安全作为心爱的衣衫，对自由选择的制作

为面纱，住进如此幽静的天堂里。现在，她们终于已结婚或曾结过婚，两年、五年或十五年，舒适了，循规蹈矩了，安安全全地住在令人敬慕的家庭里，然而不知怎的又人心不足了。她们追求更多的东西（大多数是在朦朦胧胧地追求），但究竟要什么呢？她们没法解释，连她们自己也不清楚。

于是，她们沉溺在一片令人晕眩的迷乱里，毫无意义地约会、相聚、做善举、忙应酬，周末到处飞。为了不去想那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她们用伏特加、安眠药、镇静药和性实验来麻醉自己的头脑。这样，每个月可怕的早晨都可以熬过去了，任凭生活毫无变化地持续着，似乎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真空，只是偶然地觉察到居然有了一丝白发（赶紧去染掉）、乳房松弛了一点点（急忙用最新的防护乳罩护好）、臀部的肌肉不那么有弹性了（火速用机器治疗结实，或者请瑞典人按摩），也许发现孩子们越长越高了，生活的道路越来越短了，时间这个敌人终于胜利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上午九点过五分，长长的灰色游览车从欧石南乡风景最美的大道出来，重新上了夕照大街，沿着倾斜的公路下去，直奔目的地——海滩。

凯瑟琳·巴拉德站在自己宽敞的乔治式平房前面那斑痕累累的环形柏油车道上，向四岁的女儿黛德娜最后一次招招手。女儿坐在小客车的后座上，搭这趟班车去上位于西林的学前幼儿学校。

小客车在街角消失之后，凯瑟琳在车道上停了一会儿。她仔细看了附近的黄玫瑰丛，特别是几近枯萎的那一排，提醒自己一定要去请求伊托先生，看有没有什么喷药疗法。她第一次注意到玫瑰的情况是在几天以前，后来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它们使她想到了自己的景况——表面上艳丽芬芳，远远望去，一切都不错，漫不经心的旁观者看不到根部已病入膏肓。

凯瑟琳没有戴表。昨晚她睡得很差，天快亮时服了一片安眠药，

随后就睡过了头，醒来刚好来得及给黛德娜穿衣上学。今天是艾伯丁的休息日。这辆小学汽车告诉她现在已经九点多了，昨天晚上格雷斯·沃特顿的事现在非干不可了。

她一步一挨，极不情愿地走进那雅雅致致、空空荡荡的房子，对接着要做的那件事十分厌恶，尽量延宕。走到厨房，关掉炉子，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不加糖，端到白色餐桌旁。放下咖啡，在电话机上方的壁橱里找到一包香烟。她一手拿香烟和格雷斯留给她的马尼拉纸文件夹，一手抓起电话机，回到桌旁。

喝了一口滚烫的咖啡之后，按照老习惯全神贯注抽起了上午第一支烟，深深地吸上一口，长长地吐出来，顿觉心头暂时有了几分慰藉。抽着抽着，就连她那被尼古丁薰黄了的纤指也不再抖得那么厉害了。过了一会，她把抽了一半的香烟在陶瓷烟灰缸里按灭。烟灰缸标着珍奇的“东京天皇宾馆”字样，已经褪色，依旧放在波伊恩顿习惯放置的地方。

咖啡现在只是温热了，她一口喝了下去。在这样充实过之后，她才把马尼拉纸夹打开。里面有两张纸。第一张纸上，格雷斯清清楚楚地打印着妇女协会十几位成员的名单和她们的电话号码。凯瑟琳扫了一眼，发现她们要么是朋友，要么是熟人，要么是邻居。尽管这样，她还是推迟了给她们每人打电话的时间。

昨天晚上，格拉斯把文件夹搁下时，凯瑟琳对这位耐心十足的老太太油然而生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触。格雷斯·沃特顿年近六十，头发花白，每星期请一位男性美发师做好几回头发，看起来倒象戴着假发套。她个子娇小，好动健谈。一对儿女成家以后，她给贝弗利山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工作了两年，随后一直专司妇女协会主席一职。她的丈夫是一家银行的副行长。

现在格雷斯终于劝说凯瑟琳接下了这只文件夹，但凯瑟琳并不是没有坚决拒绝过。她辨解说自己太累太忙，并且自从最后那次协会会议后好像已有几个月没跟任何个会员见过面，所以打起电话来

免不了会拖泥带水，一言难尽。“瞎说！”格雷斯以坚韧不拔、“决不瞎说”的腔调反驳。“这是事业，你要抱定这种观点对待它。你告诉她们每一个人，说你有十几个电话要打。再说，这对你自己有好处，凯瑟琳，我不赞成你把自己像隐士一样禁锢起来，即使你不愿意出门见人，至少得跟大伙说说话。”

凯瑟琳不想告诉格雷斯或者其他任何人，她闭门不出的原因不是因为波伊恩顿，而是有其他鲜为人知的原因。她和波伊恩顿厮守家庭生活的日子里，一旦他在家，她只想夺门而出，淹没在社交的喧闹之中。但是自从开始独居以后，这一年零四个月来，她没有必要再作逃避，并且习惯了婚前曾经爱过也恨过的孤单与独立，并为之深深陶醉。

恍惚间她已意识到格雷斯的言语，这位来访者的语调已柔和了一些。“听我的，亲爱的凯瑟琳，我们大伙知道你受尽了磨难，可是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你还年轻漂亮，有个很可爱的女儿，来日方长哩，你要好好过日子。退一步说，你确实有一些问题，亲爱的，我想我最了解你了。我当然可以叫别人打电话，可是我们需要你，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愿不愿，你仍然是我们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会员之一。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为什么挑选了二十位最受尊敬的会员来打这些电话，我的用意是增加电话的份量。听我的，凯瑟琳，我们要促使全体会员出席，尤其是各个教会万一反对这次会议，更要让每个人站在我们一边。我不清楚教会会不会反对，我要跟他们去协商。”

直到此时，凯瑟琳一心只想推掉这份苦差使，至于开的是什么会，她一点也不懂，甚至没有用心听过。现在她又问了一次，格雷斯向她简练地解说了一遍，语气中带着几份骄傲（她无法掩饰因整个事件的大胆和色情而引起的激动）。凯瑟琳却更加胆战心惊了，她不想伙同一群妇女去倾听一个男人谈论美国女人的性问题，不管此人能谈得多么中肯。更糟的是，她突然意识到讲座以后要发生的事

情，她不能将自己的隐私暴露给一帮陌生人，不能在一群不正经的男人面前诉说自己的隐秘。

这是胡闹，犯神经病！然而格雷斯的熱情无与伦比：“这会使得我们的协会名声大震，阿克曼先生安排这次活动的目的就在这里。”凯瑟琳凭直觉意识到，任何理由的推辞不但不会被接纳，反而会招来对她性生活的猜疑，因此她作了妥协，决定见机行事。

这会儿，她面对可恶的文件夹，点燃第二支香烟。她抽出电话名单，把注意力集中到第二张纸上。这是一份为第二天的“新闻快讯”准备的油印宣传资料，上面签了格雷斯·沃特顿的名字。格雷斯告诉过她，这份快讯包含了所有相关的内容，便于凯瑟琳通知会员们参加两天后的会议。凯瑟琳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开始读起稿件来。

“举世闻名的性学权威、去年畅销书《美国独身男子的性研究》作者、威斯康星州里尔顿学院博士乔治·却普门先生将于五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半向欧石南乡妇女协会的全体会员发表演讲，阐述他的现行研究课题《已婚妇女》的研究宗旨。会后两周，却普门博士将偕同他的研究小组助手霍拉斯·范·迪森博士、卡斯·密勒先生和保尔·雷德福德先生（全部来自里尔顿学院）直接会见协会的已婚和曾婚妇女。

“最近十四个月来，受人颂扬的却普门博士及他的研究小组跑遍全国各地，接见了数千名文化背景各异、代表不同经济景况、宗教信仰和各个年龄层次的已婚妇女。据却普门博士透露，欧石南乡妇女是他和研究小组的最后一批接见对象。此后，他们将调整数据，于明年出版研究结果。‘这项调查的目的’却普门博士说，‘是要打开一扇长期封闭的门户——美国妇女性生活的真实类型，以便我们借助调查数据，科学地阐明让黑暗和无知统治了如此之久的人类生活的一个领域。我们希望，这一代以后的美国妇女将得益于我们的研究。’

“欧石南乡妇女协会主席格雷斯·沃特顿夫人已在电文中向却普门博士表达了她的荣幸，并保证百分之百的会员出席演讲会。调查对象将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会见，但沃特顿夫人预言，听过却普门博士的演讲并获知会见在不留姓名的情况下进行之后，协会的二百二十名已婚妇女中将很少有人会拒绝这次为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的良机。该协会成立于十五年前，在欧石南乡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和大会堂，一向致力于社会慈善工作以及洛杉矶西区的美化工作。”

读完新闻稿，凯瑟琳厌恶的目光仍然留在纸上。新闻稿煽起了她胸中的无名火，她问自己这个却普门博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下流胚？

她当然听说过他，此人无人不晓。他最后那本书被所有她认识的女人读得废寝忘食，但她不屑一顾，甚至没有借阅过。那本书刮起的飓风和现行的所谓研究项目为各家报刊杂志带来了无穷的活力，至少有一打杂志用他的肖像作过封面。总有一天，她预料，却普门博士会成为“性迷恋”的怪诞象征。

但凯瑟琳想不通，是什么诱发一位学历高深的成年男人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窥测男人、女人和儿童的隐秘性历史？充满了揶揄意味的“科学进步”只是一个堂皇的藉口，无非是用来掩饰不健康的色情意识，或者更加糟糕——蓄意是在是非之地兴风作浪，借机谋利。不过说句良心话，凯瑟琳记得曾经有报道说却普门博士的相当可观的收入分文未入私囊，可是在现有的文化背景下，一个世人瞩目的好名声无异于一笔丰厚的年金，随时都可兑成现钞。那么，可能他对声名的喜好胜过财富吧。

也许她对他过于刻薄了，凯瑟琳扪心自问，说不定问题出在她自己身上，是她拘谨守旧不开化，如果二十八岁真会变得守旧的话。她的信条是无法动摇：女人的阴部属于自己，只能属她一人所有，它的作用和生理状况只允许她自己、她的配偶和她的私人医生知道。

现在去宣传自己不信、甚至觉得厌恶和下流的东西，这使她愁

眉不展。她掐灭第二只烟蒂，取回电话名单，拿起电话筒，开始拨厄休拉·帕尔默的电话。

厄休拉·帕尔默有股锲而不舍的钻劲，凡事都要弄个清楚，问个明白。如果她问“你好吗？”，她是要知道你从早到晚、乃至昨天的身体情况，任何笼统含糊的言辞都无法使她满意。在她那双清亮的褐色大眼睛探究下的世界里，一切都必须是透明的、明了的。

这一刻，她一只手搁在打字机的间隔棒和机键上，一只手握着电话筒贴住耳朵，继续缠住凯瑟琳，追问却普门博士来欧石南乡考察的有关问题——其实她已问了好几分钟了。

“真的，厄休拉，”凯瑟琳强忍恼怒，“我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却普门博士要拼命挑选我们作他最后的调查对象，我只知道我手头的新闻稿上所说的内容。”

“好吧，那么，读给我听听。”厄休拉说，“我就是要得到所有第一手资料。”

厄休拉隐约听到凯瑟琳翻动纸张的瑟瑟声，她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地倾听电话那头干巴巴的朗读声，直到凯瑟琳读完全文，她才睁开眼睛。“我想，”她对着话筒说：“我全明白了。可怜的却普门博士，他会失望的。”

“你说什么？”

“我说他在一群陌生的冷淡的女人堆里能发现些什么呢？我可以想象到，他问特雷莎·哈里希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她的答案十有八九是当一个艺术品商店的老板娘。”

“我想我们跟其他地方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

“也许是吧。”厄休拉怀疑地说。

“我是否告诉格雷斯说你将出席会议？”

“当然可以，我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的。”

厄休拉·帕尔默挂断电话，后悔自己又得罪了凯瑟琳，她觉得自己每次与凯瑟琳谈话都不欢而散，这可太糟糕了。她从心底里尊敬凯瑟琳，想赢得她的友情。欧石南乡所有她认识的女人中，厄休拉认为唯独这个凯瑟琳与她一样聪颖，并且凯瑟琳拥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风韵——这是一种由良好的教养养成的娴静，人们通常叫作“气度优雅”，它使女人显得高贵，增添含蓄而丰裕的魅力。大家都知道凯瑟琳继承了她父亲一笔不小的遗产，因此她是独立的，她不用工作。厄休拉在为《家居日》月刊撰文时，曾经写到一位生活富裕的郊区夫人，文中的模特儿就是凯瑟琳。她羡慕凯瑟琳那副可人的外貌：短直却很洒脱的乌发，勾人心魄的蓝眼睛，小巧挺刮的鼻子，艳红丰满的双唇——俏丽的颈脖，这一切与亭亭玉立、男孩子般的身材连结在一起。

厄休拉把转椅转回打字机方向，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眼书房对面壁镜中的自己，再一次暗下狠心，坚持节食。仔细观察镜中人，她明白已是人老花黄了。她与凯瑟琳·巴拉德毫无相似之处。她的身架子大，高高的颧骨，宽宽的肩膀，大大的臀部，体重从来不少于一百三十五磅。有一次聚会上，有个醉汉说她象发胖的夏洛蒂·勃朗宁，她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微黄的黑发开了一条正中的头路，不过，她喜欢这个文学形象。对于一个四十开外、身为母亲的女人来说，她这样已算保养得不错了，要想一双纤手或者一副劲腿是不可能的（想到这里，她记起来周末要给德文写信）。何况，哈罗德喜欢她这样子。她是古希腊抒情女诗人萨福，是侍神缪斯的萨福，不是勒斯波斯岛的萨福，也不是特洛伊的海伦。

她又敲响了打字机。一个钟头之后她要去机场迎接伯特兰·法斯特和他的夫人阿尔玛。尽管法斯特在许多方面都不是她理想中的出版商——他的粗俗常常叫人望而生畏，他对《家居日》的兴趣在经济方面胜过文学价值方面，但是他从众多前来应聘的自由作家中选中厄休拉，并且提拔她担任这本发行面极广的家庭杂志的西部编

辑，足见他独具慧眼。

眼下她打完了总结报告，取下来开始核对。这份总结构思巧妙，专投法斯特的经济偏爱之所好，以便加深他对厄休拉工作成绩的印象。它罗列到了上半年所有公务活动，对各项微薄的经济效益和较大成果都作了着重强调。总结最后建议，用小额投资扩大她的职权范围。

“亲亲！”是哈罗德在喊。

厄休拉抬起头，看见哈罗德·帕尔默正小心翼翼地跨进书房，手捧盛满了鸡蛋、面包和咖啡的早餐盘。“你得吃点东西，要不你会头痛的。”

她心不在焉地看着哈罗德将她的那一份放在她面前的写字台上，然后给自己倒了咖啡。自结婚以来，他几乎每天下厨做早饭，即使后来雇佣了寄宿女佣也不例外，但他每次显出“就做这次好事”的神态。他个子高挑，行动迟缓，不善言辞，一张灰溜溜的凹脸，年纪比她小两岁。他是个会计师。

他在地皮椅对面的椅子是坐下。“你还不穿好衣服？”他边搅咖啡，边朝她的一条褶裥长裙点点头。

“我已经花好了妆，里面的也都穿好了，只要套一件裙衫就行了。”

“他们要在这里呆多久？”

“两个星期，我想。他们下一站去火奴鲁鲁。”

“嗨，这才叫生活！”他喝了一口咖啡，“如果我今天租下贝里，说不定我们明年也能去夏威夷游一阵哩。”

厄休拉的心思在别处。“贝里是什么人？”她敷衍着问。

“贝里吗，”哈罗德明白厄休拉的心思，不好意思地重复了一遍。“他是贝里减价杂货店的老板，本地区有十个分店，对我很有用的。我在原来的公司时与他碰过两次面。”

这“原来的公司”，厄休拉想起来了，是贝弗利山的凯勒公司，

那里拥集了一大批低薪会计师。哈罗德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那里工作，在一阵想要独立的心血来潮中，他脱离了这家公司，5个月后开了自己的办公室。现今他为两个微不足道的委托人办事。厄休拉心酸地意识到，现在所有票证都是她支付的。

“好啊，祝你好运！”厄休拉说。

“我确实需要好运。”哈罗德急切地承认。“五点钟我到商业中心去见他，我稍晚一点回来吃晚饭。”

“哈罗德，多谢了。你清楚我们要带法斯特夫妇去帕纳罗饭店。”

“噢，我会的。可是贝里先生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不能草草了事，这可事关重大呵！”

“法斯特更加重要，你必须在场。”

哈罗德不再争辩，他站起来，慢慢收起杯碟，堆进托盘，朝门走去，厄休拉回头继续校对。他到了门口，就犹豫地收住脚步。

“厄休拉？”

“嗯？”她划去“毁灭性的”，在此上方添上“有害的”。

“我希望你能到我办公室去看一下，我连一根草都没添置过，我一直在等你去。”

“我去，我会尽快去的。”她不耐烦地说，然后抬头给他一个微笑，语气温顺了些。“你知道我一直有多忙，不过我会安排的。”

“我想是否在星期五——”

“星期五我要为法斯特夫妇举行大型宴会，所有出版界人士、文艺界名星……”突然，她拍了拍脑袋。“上帝，我答应凯瑟琳·巴拉德星期五上午去听却普门博士的演讲。我怎么分身呢？”

“却普门博士？那位性专家？”

“对，他要在妇女协会发表演讲，等会我再详细告诉你，我得先考虑一下。”

哈罗德点点头退向厨房。黑皮肤的女佣哈蕾正在这里给冰箱除霜。厄休拉坐回转椅，闭上两眼。却普门博士刚刚还是场嬉耍的游

戏，转眼间成了一堆废物。她是职业妇女，无暇聆听他对性生活的胡言乱语。她要打电话给凯瑟琳或者格雷斯，说明一下自己公务缠身，不能前往。毕竟，是法斯特捷足先登嘛！”

然而，她觉得还不够妥贴。她起身找到香烟和银色烟斗，将香烟插进烟斗，满腹狐疑地点燃烟头。她意识到，她对却普门博士的企盼要比她原先想象的迫切。她踱到书房那一头，停在书墙前，找到《美国独身男子的性研究》，从架子里抽出这部厚书，她缓缓翻阅，不时停下来读上一二段，跟第一次读它时一样浮想联翩，而不是为数据所动，而是为通向别人隐私的房门所动。

将书插回书架后，书中的一个标题仍在她的眼前晃动：“却普门博士接见我的那一天——一位城郊家庭妇女供稿”。厄休拉自己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合适的城郊家庭妇女，这对《家居日》来说是一个极好的题材，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握它，不但能使它妙趣横生，诙谐动人，而是要写进大量富有刺激的问答，使它具有高度的引用价值。更妙的是，与却普门博士或者任何一个研究小组成员的会见可以给她提供一个同法斯特夫妇交谈的极佳话题，让他坚信她的才干和智慧。

顺着此念，往下发挥，她能想像当她有血有肉地细述闺房艳闻时伯特兰·法斯特那快活的眄视。此时此刻，她的思绪理顺了。她必须出席却普门博士的演讲会，然后主动报告，尽早接受会见。如果法斯特了解到她为他和杂志要做的奉献，一定会允许她在宴会上的迟到。她可以想象出她出场时的情景——所有目光聚积在她的身上，因为谁都知道她迟到的原因。接着她看见自己以主人翁的姿态向她的雇主及尊贵的客人们报以诡秘的性故事。她相信法斯特将对她艳羡倍增，这是一切美事的阶梯，甚至可以通向纽约。

嘹亮的汽车喇叭声在厨房水槽上方的窗口外面响过了两遍。由于引擎故障耽误了出车时间，喇叭又催了两次。